

## 跨文化对话的华彩乐章

——《跨文化对话》第17辑读后

詹悦兰

1998年创刊的《跨文化对话》杂志一直以其质朴素雅、不事张扬而又内蕴丰厚的学术品位享誉学界。2004—2005年是中法文化年，改刊后新一期《跨文化对话》杂志以“中法文化年专号”为中法文化交流奏响了一曲华彩乐章。

新一期《跨文化对话》呈现出它新的气象：照片、插图、作者手迹的加盟，使原有的厚重风格又增添了几许活泼的情趣。除原有的“海外专递”、“学人对话”、“要籍时评”等经典栏目以外，这期杂志主要推出当代法国三位文化精英的专辑，为中国读者提供了一席难得的文化和学术的盛宴。

法国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其思想的魅力产生于否定与探询的不断滚动之中，他关于文化的独到见解是人类宝贵的思想财富。陈力川先生的《德里达的最后一课》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欧洲人文思想守护者和阐释者的风姿，而其中“战争与死亡”的话题以及大师“最后一课”的情状，让读者对这种悲壮肃然起敬。德里达说：“每一个个体的死亡都是一个世界的死亡，在这个意义上，世界末日每一次都是唯一的。”传统的文化观都是凌驾于个人之上的，而在这里，德里达开篇就拉近了文化与每个具体的人之间的距离，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使具体存在的人与文化融合在了一起。我们敬佩德里达的眼光和见解，但更值得关注的是，他的这些社会理想和政治理念的建立本身就是他自己与欧洲各个历史时期、各个民族、各个思潮，亦即欧洲各种文化进行深层次对话的结果。

程抱一先生，这个中法文化最美的“结晶”，我们赞叹于他对中国文化的如数家珍，我们惊叹于他对法国文化的谙熟于心，我们敬佩于他荣获法兰西院士的至

高荣誉。程抱一先生的杰出成就得益于两种文化的融通，正如程先生在《对法语的一份激情》（《对话》节选）中说的：“如果说中国于我，是一片古老的沃土的话，那么，西方则是我在这片沃土上栽下的新植物。毋庸置疑，这两者之间产生了丰富的交流。”在他的专辑中还有一些专门论述程抱一先生如何在中国文化中汲取丰富的养分来造就他驾驭法语能力的文章。

弗郎索瓦·于连，这个法国的汉学家、思想家的讲演《建议，或关于弗洛伊德与鲁迅的假想对话》，首先澄清的就是自己“不是进行中国思想与精神分析的对比”，即摆脱了浅层的简单比较，接着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透析指出“借助中国的外在性是一种迂回的策略”，只有接受了文化间的挑战，精神分析理论才能回到它本身。也就是说，在这种跨文化的对话中，原本产生于一种文化之中的理论才得以真正认清自身。

掩卷沉思，到底是什么使得这高层次上的文化对话得以成功进行？在德里达那里，我们看到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在程抱一先生那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学人对文化及其传播的忠诚；在于连先生那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学者对真理孜孜以求的执著……对话背后，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是对知识本身与知识分子所承担的职责道义的双重热爱。

（《跨文化对话》第十七辑，乐黛云、李比雄主编，上海三联书店、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2005年4月）